



人生的木桶

阿和

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,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,这就是木桶效应。事实上,我们许多人都忙着弥补自己的短板,在他们固有的认知里,倘若“短板”无法弥补的话,似乎注定是失败的人生。

多年来,我也一直这么认为。直到一次旅游,偶遇一位潜心木雕的老人,我才打破了这个偏见。老人的工作室里,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木鸟,都是他用上好杉木雕成的。我一边欣赏栩栩如生木雕飞鸟,一边忍不住感慨:“多可惜,这些上好木料,要是做成桶,能装很多水呢。”老人听后哈哈大笑:“孩子,木头不一定要装水。你看这些鸟,它们只为飞翔。”

那一刻,我恍然大悟,人生不一定局限于一只木桶。多元社会,有的人人生来就是木桶,规规矩矩,稳稳当当,适合盛水盛米;有的人是一叶扁舟,注定奔赴江河;有的人是桥,甘愿俯身,渡人奔赴远方;有的人是一架素琴,能弹奏出清音雅韵的天籁之音……

这也让我不由想起我的少年时代,数学偏弱,五音不全,不善言辞。对此,父亲花了很大代价请家教帮我补数学;节假日,母亲送我去培训中心学习声乐;学校里,遇到朗诵活动,老师鼓励我站到舞台上演讲。他们乐此不疲地帮我补短板。可我总隐隐觉得,“桶”里装着别人期待的样子,不是真实的我。

所有的木板削得整齐划一,看似圆满无缺,却磨灭了独有的个性。放眼望去,世间那些熠熠生辉的灵魂,往往带着惊人的“短板”:晏子身高不足五尺,却能言善辩,让各国君主对他敬畏三分;孙膑被庞涓设计陷害,被剜去膝盖,“马陵之战”,却在轮椅上打败庞涓;史铁生双腿瘫痪,通过读书写作,走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思想深处……

他们的“桶”破得厉害,短板也无法修补,但他们依然发出了耀眼的光芒。如今的我,早已不再执着于修补短板。有理不在声高,我不善言辞,但可以通过书写一诉衷肠;我的数学依旧不好,可我的英语听说写的能力杠杠的;我五音不全,却能鉴别出各种乐器的声色优劣,用心做一个聆听者,足矣……

短板不可怕,可怕的是所有人被塞进同一套标准里,彼此丈量盛水的多寡。若你甘愿做一只木桶,就精心打磨每一块木板;若你无需装水盛米,那就享受它原有的样子,任凭风吹进来,光照进来,与生活温柔相拥。

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投稿邮箱:jwbfkb@163.com

光闪闪的、如月色一般美的小提琴,仿佛具有某种魔力。于是,被归入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显克维支,在这里或许是不自觉地,凭着准确描写人物心理状态的本能,赋予了这段情节一种超现实的魔幻色彩,或者说将之变成了一出万物有灵的童话剧:那小提琴在月光中像是在向他靠近,仿佛直向他游来……有时显得暗淡,有时又亮得耀眼。风在吹,树在簌簌地响,牛蒡在轻轻地摇摆,似乎都在为扬科鼓劲:“去吧,扬科! 饭厅里没有人。快去,扬科!”夜莺和猫头鹰的态度则截然相反,夜莺在花园的池旁时而轻微、时而大声地歌唱:“快去快进去,把它取下来。”诚实的猫头鹰却在扬科的头上轻盈地盘旋,对他说:“扬科,不要去! 不要去!”后来,猫头鹰飞走了,夜莺留下了,牛蒡便大声地嘟囔着:“那里没有人啦!”小提琴又光芒四射……

对于处在迷狂状态的小扬科来说,这些声音无疑是巨大的折磨,但又构成巨大的诱惑。光芒四射的小提琴是一件圣物,只要能把它抱在怀里,哪怕只是轻轻地摸一摸,就是至高的幸福。然而,对于卑微的人来说,幸福总是不可及的。在扬科不小心碰响琴弦后,他就被仆人发现了,一个粗壮的睡意惺忪的声音,怒气冲冲地问道:“谁在那里?”小鸟般苍白瘦弱的扬科,面对“粗壮”和“怒气冲冲”,会有什么样的结局,不难想见。

小说结尾,地主家的小姐从意大利回来,感慨地说:“那是一个艺术家荟萃的民族。在那里,有才能的人能够得到发现和保护,那真是幸运!”而白杨树在扬科的坟上簌簌地响着,也在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心头一直簌簌地响着,响着……

想得出,难道他根本不懂农业常识?植物生长离不开阳光、水和肥,几时听说靠直接“吸金”活着?而老圃言之凿凿的解答“有钱者生,无钱者死”,更是让人摸不着门。回头看标题,乃《贪官》,不觉抚掌大笑,原来如此!脑海里瞬间便涌起好多熟稔的句子,诸如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“八字衙门朝南开,有理无钱莫进来”……

好个文不对题,妙哉!

●小说中的衣食住行

白杨树簌簌地响着

周春梅

瘦骨嶙峋、迟钝沉默、生着肺病的扬科无疑是不幸的,但他又是上天的宠儿。想象一下:无论什么时代,芸芸众生或者为忙碌而抱怨,或者因闲暇而无聊。而扬科无论处在何时何地,只要有音乐,就如置身天堂。他能听见树林里松树、山毛榉、白桦、黄莺的歌唱;回声在歌唱,田野上的小草也在歌唱,麻雀在房边的果园里啾啾叫,连樱桃树也在摇动奏出音乐;夜里,青蛙咯咯地叫,秧鸡在草原上歌唱,苍鹰迎着露水在呀呀高叫,公鸡在篱笆后面引颈啼叫。我印象最深的细节是,有一次有人家派他去干活儿,让他撒粪,风吹着木杈,他也认为是在奏乐。扬科大概是属于能从粪土般的生活里感受到圣洁境界的天才,甚至可以说具有某种超凡脱俗的灵性:“他母亲不敢带他到教堂去,因为风琴一响或甜蜜的歌声一起,这孩子的眼睛就仿佛蒙上了一层浓雾,真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人了……”只是他完全不自知,而周围的人更是将他视为异类,如果他能活到成年,恐怕也会被当作傻瓜或疯子,而很难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立足之地。

地主家庄园里的仆人有一把小提琴,他有时在暮色苍茫的时候拉起来,以博得女仆人欢心。在扬科的眼里,这把小提琴美到了极致:在皎洁的月光中,凸出的琴腹、凹进去的琴腰,琴弦和弯把,一切都看得十分清晰,琴钮亮得就像圣约翰节的萤火虫那样,旁边挂着的琴弓就像一根银条。这把银

闲来无事翻《笑林广记》,总会发现一些妙趣横生的段子,令人拍案叫绝。话说有个农夫,种茄子总是种不活,就去向老圃求教。旧时“老圃”应该是对种植高手的称呼,相当于现今的农艺专家。老圃说:“这个不难,每棵茄秧下埋一文钱,茄子就活了。”农夫惊问为什么。老圃答道:“有钱者生,无钱者死。”茄秧下埋钱,何其怪哉! 亏老圃

文不对题

高自发

想得出,难道他根本不懂农业常识?植物生长离不开阳光、水和肥,几时听说靠直接“吸金”活着?而老圃言之凿凿的解答“有钱者生,无钱者死”,更是让人摸不着门。回头看标题,乃《贪官》,不觉抚掌大笑,原来如此!脑海里瞬间便涌起好多熟稔的句子,诸如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“八字衙门朝南开,有理无钱莫进来”……

好个文不对题,妙哉!

无论生活还是教育,父母与孩子皆应放下自己的偏执与自尊,站在对方立场体察心意,体悟爱与被爱,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

论“异端”

张建云

能令人舒畅,就是同德。这份处世智慧,映照在家庭教育中,更是醍醐灌顶。不少父母习惯居高临下,以自身标准苛责孩子,用命令、指责筑起隔阂,渐渐沦为孩子眼中脱离本心的“异端”。沦落至此,作为父母如何寻回本心?父母该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看问题,学会俯下身去,用孩子的语言和思维交流,而非命令、苛责和批评。有学生写作业,其间站起来伸

读小学时,我在课文里曾读到波兰小说家显克维支写的一篇《小音乐家扬科》,从此,那个瘦小的、精灵一样在人间来去匆匆的孩子,就一直留在我的心上。在我的心园里,留了一个小小的角落,给这个小说家虚构出来的孩子。在那里,他可以拿着心爱的小提琴,拉出他心里那些无穷无尽的美妙声音,也让我的心一直徜徉在天籁般的旋律里。

成年后,读到这篇小说的完整版,多了许多未曾见过的细节,扬科的形象就更鲜明立体地陪伴着我,像我书斋里的一个小小精灵。

小扬科出场时,作家给他画下了这样的肖像:“他的身体一直都很瘦小,皮肤晒得黑黑的,肚子鼓得很大,两颊凹进去,一头差不多全是淡白色、像亚麻那样的头发,遮盖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,这双眼睛看起来,仿佛在眺望遥远的地方。”要怎样出色的画家,能充分读懂扬科的心灵,才能画出这双有神又迷茫忧伤的眼睛呢?这个几岁的孩子,眼睛仿佛总在眺望远方——他的心思,似乎并不在这尘世,而在那天堂里的音乐。当然,那天堂里的音乐其实散落在人间,但是只有少数有福之人能听见。

●网络新词语

角落里醉醺醺的剑客

刘玉杰

这个梗用来形容在不起眼的角落默默做出关键贡献的人,也常用来调侃喝醉的朋友。它的原始出处是一段网络流行文字:“村民们都在疑惑,究竟是谁击退了山贼,却没人注意到角落里喝得醉醺醺的流浪剑客。”耀眼的英雄叙事,和不起眼的实际执行者形成强烈反差,自带反差萌的戏剧性和幽默感。

这个梗主要用来形容三类人:一是团队里行事低调,却悄悄解决了核心问题的实干家;二是原本不起眼,却能力挽狂澜扭转局面的“隐形英雄”;三是自我调侃,暗示自己虽然不起眼,关键时刻也能解决大问题。

孔子曾对“异端”进行过批评,语出《论语·为政第二·第16章》:子曰:“攻乎异端,斯害也已。”此语告诫世人切莫偏执,背离中庸之道,将自己托举出人情之外,行偏执之事,说怪异之语,那样终究会生出祸患。

阳明先生则对“异端”给出了更为通俗通透的注解:“与愚夫愚妇同的,是谓同德;与愚夫愚妇异的,是谓异端。”这里的“愚夫愚妇”是指平民百姓。此语说的是,不与大众融合,不受百姓待见,总是高高在上,就是异端。而在普通中行走,于平常中穿行,无论讲经说法,还是干事创业,所到之处,皆

